



流寇長編



流寇長編卷十九

順治二年乙酉春正月乙酉朔提學毛芝瑞守江賊不得渡
刁化神既聚眾數萬自稱江津王馬乾討斬之并其兵于是烏
撤永寧諸土司皆來助兵食

癸巳河南提兵劉洪起擊襄城賊：乘官兵初至疲劇以兵攻
營不得入退洪起知賊必復至設伏次早賊騎至入伏斬五百
餘人郟縣賊將劉忠又來攻洪起擊敗之

豫王以吳三桂等兵自孟縣渡河李際遇降之是日至潼關賊

吳江戴笠耘野
崑山吳喬脩齡
輯編



將馬世耀以其党數十萬惡戰三日夜互殺十餘萬人賊兵敗
世耀死三桂等兵盡入閔數年後人過其地白骨如山

討論曰吳載此于甲申十月國權載于此月吳紀無繩尺宜
從國權

英王從山西過河攻延安紅夸銃鐵子大如斗賊驚惧守二十
日食盡李過挾精騎數百奔榆林

丁酉夜河南提兵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杰于睢州許定國字
功太康人為寧武關提兵援勦河南諸賊解開封圍兵無坐
糧而譁巡撫蘇京劾以賄兵謀逆下獄論斬有宗室自賊中逃
歸烈皇帝召見問賊中情形奏云賊畏許定國呼之為許千斤

上即召出定國以為提兵自請至河南收故部曲及土寨可以
自成一軍至睢州遇國變弘光君以為定北將軍高杰在揚州
命副王之綱駐扎歸德之綱與定國爭地界之綱構釁于杰乙

酉正月十二日杰奉命經畧開歸至睢州定國出迎執禮甚恭
杰與聯騎入城杰從入者五百人大兵駐城十三日為杰張宴
分宴將士于他處宴終送杰公署在定國宅後僅隔一墻夜半
定國于樓上發火箭以四五百人攻傑、時挾二妓在書室去
外衣猶未脫裹甲聞變即殺二妓執倭刀而出從卒七十人定
國兵皆長鎗杰揮刀斫數鎗力戰定國家人劉文德鎗先中傑
材官萬政鎗中小腹杰倒地定國數其罪斬之後門七十人皆

死餘五人百得脫者數人越城而出奔告傑副將李本身時本身以兵十萬駐城外定國謀于故臣令河北提督張縉彥欲其具疏弘光辨明不得已之故縉彥不可曰豈有殺大將而可具疏者乎定國黎明以其孥及兵走考城遣二子至濟寧為質以請兵于豫王李本身以兵圍考城定國坐城上指揮將士守城本身選善鳥鎗二百人專擊定國不能中力攻三日不能破而去

潼關既破延安被圍闖賊知西安不可守開府庫任士卒取之是日棄城出東門去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婦孺死于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受賊令焚西安曰秦人億矣止焚東城

樓令賊得望見之追從闖賊于藍田賊初得志時凡秦人之為渠魁者無不訪親戚脩坟墓以鳴得意見秀獨否曰天下事安可料耶有來見者与之金帛促使去及敗諸賊坟墓發宗族誅訖不知見秀何邑人賊中乃有此黃老之學者

丙午左良玉遣襄陽總兵惠登相合鄖陽王光恩恢復襄樊闖賊敗時唐通恨賊戕其家別為一軍自皇甫川過河抄賊後李錦與通互有勝負闖去西安賊兵潰

敵賊北據保寧與闖賊漢中守將馬科相拒科以七千人攻入綿州分半守城以半掠野擊敵數勝敵斬退者身先死闖科不支走敵并得守城者改綿曰得勝州

是月曾英至重慶起義之將皆歸之有衆數萬舟千餘民依之者又數萬人重慶屹然成重鎮英遂取遂寧鹽以贍軍請屯田應熊不許

二月甲寅朔丙辰左良玉遣平蠻鎮張應元同後部總兵徐國楹等趨承天

戊午闖賊奔南陽鄧州牛金星先從其子在襄陽以兵迎之壬戌左良玉發總兵毛顯文等恢復德安又遣荆鎮馬進忠同

岳州副將王允成恢復荊州

乙丑左兵復雲夢丁丑惠登相破賊于襄陽副將馬士秀復應城丙子惠登相破賊于石牌

是日闖賊至襄陽進至潛江渡口左營游擊韓友見兩岸中流皆賊走歸仙桃鎮戊寅闖賊兵至承天令其徒張宏以六百兵守之韓友襲斬宏

皇太子遜于紹興弘光君密使人召之

是月左良玉傳檄討馬士英發兵東下良玉遼東人萬曆戊戌生小于鄧玘二歲少失父叔長之從軍剽掠坐法同犯者丘磊獨任之得免去事昌平總督侯恂奇其才拔之行間無幾為大將良玉長身頰面目不知書而曉大義驍勇能左右射用兵持重勝不窮追敗能以中軍自保軍獲不入己人樂為用擊賊山西勤苦力戰至懷慶與督撫不相能稍倔強過河而南賂本兵

張鳳翼遂自大巡撫調遣不應敵賊在穀城良玉自度力能制之故請先發擊賊熊文燦不聽敵賊叛入山文燦強使良玉追之竟敗既與楊嗣昌有隙戰于開縣所遣兵不戰坐視劉士傑戰以至襄藩陷賊嗣昌自殺及破敵賊于南陽得其士馬甚衆官餉不能給遂絕兵採掠屢被詰責行意自若分所部為三十六營隱若一敵國其時國力已敝而良玉才能物力與闖賊相埒闖將得行已竟良玉束于國法終不振論者謂若以南陽汝寧建為藩封則足以制賊也既敗于朱仙鎮精銳皆盡走襄樊烏合群盜廝養知不敵賊故走武昌實有衆八十萬部曲凌暴驕奢同于盜賊馬士英立君金陵諸將欲不受詔幕士謂麾下

諸將樂自擅無所奉恐生心其紀綱僕盧鼎亦力勸之乃拜命進侯爵專受上流之重闖賊敗于東北時乘間復襄宛諸州縣良王家口先失于許州諸將聲色歌呼連日竟夜元帥老病塊然一榻旁無侍姬唯常州楊繼衡善醫金陵柳敬亭能說歌詞平話二人最暱良玉少孤微不知母姓意常恨之柳生進曰古有賜姓為千古榮敬良玉驚喜從之得賜國姓遂自比思澤侯為繼衡治良玉一重病愈各將致謝一日得十萬官武昌同知署太守事柳不願名器以客將出入卧內嘗月夜飲幕僚李猶龍等召妓女數十人行酒觥籌交錯笑語甚洽少焉良玉頷而效命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將兵百萬以禮格

物亦有可觀者烏時金陵政亂左兵乏餉巡按王澍入朝面數
馬士英十罪澍西還詔逮治良玉面澍不遣嫌隙大者

桐城錢之湛曰

予時家于白門目覩其事綏寇紀畧摠入侯方域阮大鐵事乃書生騰口欲彰名以欺世非信史也

而王之明

事起士英之党堅以為偽下之獄群心憤毒左營群將見清兵
日逼欲托詞東下黃澍召諸大將會議良玉不決一將拂衣起
曰吾君之子命在頃刻元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遂拔營盡
去在道剽掠甚于癸未至九江撫臣袁繼咸來見坐未定遙見
火起左右曰袁兵自燒城良玉罵曰此我兵耳大悔恨推心浩
嘆曰負袁臨侯病遂篤未幾吐血數升死諸將掠益甚于夢康
不能制後軍大將惠登相故大賊過天星也有寔心良玉將死

時登相刑牲盟諸將曰公百年後有不奉副元帥令者齒此劍
舟殿而東制其兵舟不得近岸左兵前鋒至池州敗于黃得功
乃以書謾登相曰特留池州以待後軍登相見書大罵曰我若
為此何不終作流賊知夢康不自立以其軍退夢康見黑旗舟
西去輕舟自追之登相哭拜辭絕江去不知所終夢康降于清
良玉墓于京師玉泉山墓木鬱然而已

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興善寺東宮舊
閣李繼周馮進朝奉御扎誘以來也初太子離吳三桂軍入皇
姑寺又詣高起潛同至天津泛海八月至淮聞定王沉于海面
揚州起潛知南朝意欲為不軌族人序班高夢箕不可挾之渡

江至蘇杭元夕觀燈浩歎為稠人所物色夢箕惧禍赴南京奏之并告士英乃招之初至石城門外弘光君遣二閹觀之二閹抱足大哭見衣薄各解衣進之弘光君弗善也二閹掠死繼周賜酖死都人初聞青宮至踊躍趨謁文武投職名者蜂至最後盧九德見倨太子呼召呵之盧沮喪叩頭曰奴婢無礼出戒營卒守寺門尋傳諭禁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丙戌馬士英請送太子及從行二人下中城兵馬司獄捕高成穆虎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已醉獄中有大圈椅子坐其上即睡去黎明副兵馬侍側太子問何人以官對太子曰汝去我睡未足良久問兵馬曰汝何以不去曰應在此侍候又

問此何地曰公所問紛、來去者何曰道路人問何故皆藍縷兵馬未對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串置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命撤去兵馬曰恐要買物太子領之令撩之壁間曰你自去頃之校尉四人至前曰伏侍爺底太子指壁邊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即問南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帝考皇帝復再拜叩首號哭數散拭泪就坐飲泣不已滿獄為之淒然

戊子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旨太子請會審先是楊維垣颺言于衆曰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甚類太子英襲其言入奏已丑會審于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

諭之曰太子若真朕將何容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詞上悅群臣先後至太子東向踞坐人尚不敢以囚待之一官置禁城圖于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所居一官前問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倣書曰詩句問寫字幾行曰寫畢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笑不應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無如之何仍以肩輿送中城正宗奏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做書悉誤時內侍皆謂非妄以足鼯異于人東宮每鼯皆雙莫能誣也刳于上威莫敢相剖主以柄臣和以講幄如出一口中外悲之戴英奏王之明為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携之中左門而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其偽答無疑然稚年何能辨此必有大奸挾為奇貨務在根究宜勅法司嚴鞫之

是月楊展自永寧攻叙州營于乾溪去城十五里展遣守備馬應試以偏師夜渡雪灘平明展兵至南岸賊攻應試于豆堪展渡兵五千人斷賊浮橋賊走欲入城應試追之賊多溺死擒二千餘人十日而復叙州仍屯南岸賊將馮双礼攻叙州別賊于叙州東江外白塔山為壘双礼屯叙城二十餘日展自渡江擊

白塔賊令叅將侯天錫所遣蘇猗綴雙禮展既渡江謂諸將曰
當以死破賊沉其舟令裨將張騰余朝宗攻賊左曹章郭崇烈
攻賊右姚之楨李朝貴繞攻賊後自當賊前曹章先登之楨敗
而下復上攻賊不能支遂潰走猗兵為雙禮所敗展乘雙禮兵
戰之又擊敗之退三十里遂復叙州

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英所商之士
英奏云其言雖似而疑慮甚多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
說明却走紹興一可疑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机辨百出二可
疑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茂第在北中
亦有假太子事茂第貽書蔡奕琛今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

死于賊即死于清矣原日講官方拱乾在蘇州容密諭來京辨
之如其假冒當與法司付臣民共見而弃之如真則祈取入宮
由養別院不可分封于外以啓奸人之心

劉良佐報李自成整兵東下

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虎云我家主是忠
臣直言無隱一字非謬我苟何可畏死背義法司奪氣高夢箕
上書自明速治

辛卯復審于午門時方拱乾來京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
名東召之至捷曰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不次超擢全
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至審所百官公服獨拱乾以罪便服

趨上各後喝跪太子面西躡踞見拱乾即云方先生在拱乾懼不復出無一言張振孫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不曾自巳說是太子你等不認罷了何必坐改名姓又曰李繼周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我自來又曰你等不曾立皇考之朝乎何以一旦蒙面至此衆官竊、有報有恨莫之敢決最後王鐸前曰千假萬假摠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叱送還獄應天府官蔡 出人問之曰即非真太子亦是久熟內朝事者旁一官云汝此言明日便當棄官矣自是朝臣不敢正言京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先擒王壬辰中允李景濂奏太子的係假冒閣臣王鐸再加質問令供

姓名

丙申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錦衣衛監候初上為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世子繼妃李氏藩破又亡嗣王王歲封童氏為妃生一子不育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及棄藩南奔太妃童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故妃尚在上弗召乃自詣其傑遂至京上弗善也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離事情悉甚求馮可宗達上上弃去弗視

唐撫張亮飛報闖賊分股南來

丁酉黃得功奏東宮未必假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姦偽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白混然雷同

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即有明白識
認者不敢出頭取禍矣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吐有何
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肯認東宮正月二月所
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寔
繁有徒着法司窮治士英欲陷黃道周姜曰廣等也

戊戌復會審于朝左都李德令校役私戒太子須直言李爺主
單利害恐動刑將入朝門役又囑之及審太子無言德呼王之
明不應喝問何得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德喝用刑即上
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教徹于內馬士英令放拶德復好言問

之太子曰汝教人囑我彼自能言何必我言前日追我何處追
者自如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
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即命鎮撫嚴訊有人題詩皇城云百
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
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大行何處遇
普天同向棘園哀

己亥馮可宗訊鞠高夢箕列太子自北而南來歷甚詳絕無假
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詞如何入招又曰汝固忠義今且
依違夢箕誓死不變爰書久不能定刑科錢增䟽催可宗請并

歸刑部

辛丑御史陳

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皆言諸臣有意

傾先帝之血胤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丙午劉良佐奏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旨童氏妖婦旨朕結髮據係某陵王宮人尚未悉其偽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旨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于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鄉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辛亥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東宮之來吳三桂

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非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旨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略節先諭該藩

時吳三桂已定陝西豫王孔有德已定河南將入湖廣闖賊走辰州雞犬皆盡兵散大半降臣俱逃闖賊初掠得高氏以為后叔宮人竇張陳杜為偽妃皆隨行劉宗敏死劉宗堯李過李錦

牛佺任繼宗劉体純辛思忠楊彥昌等隨之衆尚十餘萬何騰蛟召雲貴廣西兵待戰闖賊據險立營為久居乏食逃者益甚因命李過守營自以輕騎抄掠至武昌左良玉兵已去惟存空城住五十日清兵日近勢不能固

四月癸丑朔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明旨此疏豈可傳流必非鎮臣之意令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甲寅湖撫何騰蛟疏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二疏何不發抄明旨宣諭則臣下愈疑此闕下天萬世是非旨王之明自供甚明

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督袁繼成疏太子居移氣養必不可假冒王昺富族高陽未聞屠戮豈無親族而孤身南來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名之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欲轉滋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成身為大臣不得過聽訛生別生臆揣

時高弘圖姜曰廣劉宗周等入望皆去國馬士英大不理于衆

口士英以太子為假輿論益以為真寧南侯左良玉疏言此事未可決于二三右應決于天下之人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再疏則云東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遠下錦衣刑鞠詰之聞之楚故中外皆駭謂大獄將起先是江西巡按黃澍入朝與士英相失還任又被草職提問遂說良玉乘太子事人心動搖興晉陽之甲可有大功良玉固不肯受登極詔聞澍所言大喜從之部下諸將畏闖賊南下清兵追之皆欲奔武昌去乙卯良玉舉兵東下傳檄遠近討馬士英數其十罪又云欺蝦蟆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聽刑戮太子又云既沉其弟又滅其兄誰敢曰吾君之子咸稱為的係他

人檄出遠近傳播唯南京噤口

江西總督袁繼成出兵禦賊將發舟聞良玉以兵東下還入城欲設守備士民請繼成出見良玉以紓國難良玉書來云請握手一別為太子死乃出見良玉于舟中良玉出太子密諭于袖繼成正色拒之從者跣其足乃不敢言成賓主禮而別左兵不入城還謂部將曰吾說寧南易檄為疏駐兵候旨矣部將郝效忠叛以兵入左營張世勳夜激左營張國柱兵入城縱火大掠繼成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拜且泣曰寧南本無異圖公死則成其為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告曰隱忍至前途可收安丙仇鉞之功繼成以為然出城詰良玉良玉病已亟望見城中

火大哭曰我負臨侯嘔血是夜死其夜秘不發表推良玉子夢
康為主帥移舟而東已未至東流

九江志云良玉破九江屠戮男女二十餘萬口城郭盡燬王
襍毛金聲桓之亂又屠之至今城中草多人少

辛酉決光時亨等

乙丑御史張兆熊奏偽太子一案徧處謗議沸騰上命即將口
詞章疏刊印宣布

戊辰袁繼咸奏左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旨王之明的係
假冒如果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犯闕繼咸身
為大臣兼擅兵衆何言不能堵止

甲戌揚州破督師閻部史可法死之

閻賊欲東下發兵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為折庚辰至蒲州
沿道殺掠閻賊令嚴軍行不敢返顧通城有九宮山又名羅公

山上有真武廟閻賊自以二十騎殿其軍過山下止從騎獨登
山見像下拜若為物所擊久不能起村民方蹇神疑為盜擊以
鍾首碎披之見裡衣非常又有金印大駭散走從騎待久登山
求之已死殺近山居民督師尚書何騰蛟疏于福建則曰臣
料閻賊見左兵東去勢必窺楚閻賊之死在乙酉即此語為斷
有紀閻賊死于丙戌日者非也

檄道臣傳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
聯絡鄉團閻賊困于兩者兩月住武昌二日拔營而起欲據湖

南而伏兵四起死于亂必之下其徒追呼李双喜曰李萬歲為鄉兵所殺賊皆哭登山覓尸已踐為血糜臣撫其遺党郝搖旗于湘陰表宗第陶養成于長沙王進才于新墻云、

闖賊死後田見秀以其兵走岳州進才故草賊之党既反正復叛与見秀合屯于荊州草坪李過亦至賊中素尊事之立為主見秀得闖賊所遺明璽以獻請稱帝不敢合得騎兵三萬步兵六七萬攻荊州清將陳四維固守貝勒兵至擊破之殺劉芳亮兵死者萬人見秀奔當陽李過奔西山遂破太平東鄉達州新寧諸處復入湖廣境

五月壬午朔丙戌黃得功擊敗左兵

辛卯弘光君逃

清兵陷鎮江京師大震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將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

江信至中外大震薄暮上開通濟門倉皇出奔百官猶不知但夜間甲馬聲次早猶有入朝者見內臣紛、逃竄始知駕已出宮矣先是四月中督輔史可法屢疏告急馬士英惟票旨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再渡者南北散絕避至二十九日兵部始得報民間猶未知也朝廷方恃長江天險而轉官予奪若無事然至是城外無備一朝狼狽通國恨之時士英見事迫亦恨阮大鍼張孫振之悞已也振孫往見士英叱不納

壬辰百官散戎政趙之龍出示安民云此土已致大清云、百姓百人擒王鐸至中城獄認太子宮其鬢髮鬚拔盡鐸委罪士英又痛毆之太子止眾毆命禁之中城獄百姓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尚未擲沐取優伶翼善冠戴太子首于武英殿登座群高呼天久陰慘是日晴朗眾心大快宿憤部寺署官見者行四拜禮大僚亦有至者
癸巳太子傳示有云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寃豈南面稱孤之日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行皇猷勿以前有不識予之嫌惜經綸之教

甲午太子教釋王鐸乃以為大學士又召方拱乾高夢箕于獄皆為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去

諸官會議于中府以太子必懷前事又恐弘光復來趙之龍曰若立新主歎使北歸其將何辭以善後眾然之皆散各衙門出示安民又言立新主
監生徐瑜蕭某勸之龍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斬之歎使歸之龍勸太子避位

乙未豫王至駐軍天壇

丙申百官迎豫王至營中設牛酒地坐問太子何在趙之龍以王之明對朱國弼曰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坐易豫王大咲曰

姦臣奸臣薄暮之龍以太子至營豫王離坐迎之坐于己右相去丈許

己亥擒劉良佐至叩首請擒弘光君自贖撥三百人同行甲辰豫王進京城

初弘光君至太平府劉孔昭閉城門不納乃奔就黃得功于板子磯居二日劉良佐至召得功得功不甲馳罵之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歸營自刎死乙巳良佐擒弘光君回京丙午乘無幔小轎入城服藍布衣扇掩面太后与妃乘驢而行百姓唾罵投瓦礫至南門易以馬見豫王叩頭豫王坐受之設宴坐弘光于太子下

豫王在永平固已熟識太子矣故離坐而迎飲間問弘坐于己國之君上今人猶謂太子非真何也

光君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人討賊于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磨滅之何為皆不能答太子曰皇伯手扎召我來反不認又改姓名極刑加我或奸臣所為皇伯不知弘光君又不言豫王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以便走自為之人教之弘光君答支吾汗出浹背終席俯首而已王令与太后妃同囚于江寧縣又令舊臣往視之惟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往視弘光君嘻笑自如唯問馬士英何在

庚戌豫王以弘光君所選淑妃賜太子數月後豫王扶太子弘光君北去潞王尋亦至北後俱不得生魯王監國時謚太子曰

悼皇帝未嘗不以太子為真也弘光曰赧皇帝潞王曰潞愍王

此中所紀太子事皆本之嘗熟許重熙彙略而興化故諫垣李清三垣筆記載太子始末及四鞠口供甚詳謂確然是偽今皆存之以待野史之續出者然在當時無問真偽宜善待之以俟公論弘光士英猶無惡意而張振孫欲乘機自售遽加酷刑事皆出于小人則太子雖偽亦真矣若江不揚波臺城亦必有故

當時言弘光事大非人類所為而三垣筆記載其審得太子是假泣曰朕無子所望先帝血胤而立之安知却是假者有言姜曰廣等欲立潞王事弘光曰王朕之叔父立亦其分也

于曰廣等不加罪擢用之又謂飲酒優戲有之縱淫方藥房術等無之端陽採蟾酥入藥乃學北都歷朝舊事士民喧然以為專為淫樂識者笑之予謂其材本中下受悞于士英士英才下中又受悞于大鍼也

賊臣宋企郊降于揖政王

六月壬子朔已卯清兵追田見秀急占闖賊弟李敬及張勳李佐吳汝義俱降李過高必正以其党走長坂清兵追及賊下馬死閉清兵繞出山後盡奪其馬賊潰依深箬渡洞庭湖憑險自守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招之賊許騰蛟至乃降騰蛟亟往賊帥驚喜下拜一時驟增兵數萬其後隆武以騰蛟為

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賜李過名赤心封興國侯封高氏忠義
夫人郝永忠益國公劉體純皖國公表宗第靖國公王光興荆
國公馬騰雲桐城侯拓天寶宣都侯党守素興平侯賀珍岐侯
高必正等封伯爵餘皆授總兵官俄糧乏表宗第等解散郝永
忠王進才猶從騰蛟

閏六月辛巳朔初敵賊聞義兵起謂劉文秀曰楊展不足慮重
慶要地不可失也遣文秀往擊之乙未曾英部將李占春迎戰
于多功城于大海并力夾擊文秀大敗別賊攻楊展于嘉定亦
敗賊勢大沮敵賊初欲自川入陝孫可望破馬燝于漢中時謂
三秦唾手可得圍賊以賀珍代燝擊敗可望敵賊自往救之疾

馳至慶元進駐寧羗州一月平其城進抵沔縣見城上皆甲士
乃退敵賊悉兵南向毛芝瑞禦之江上永寧兵備署總督事樊
一衡輕進而敗芝瑞救之失道遇賊零騎傷馬後軍至得免退
保永寧賊攻破之曾英初為小將芝瑞識而拔之應熊令芝瑞
呼曾英擊敗後英從之遂復永寧應熊令芝瑞駐遵義
甲辰東平侯劉澤清總兵王永吉同降于清

秋七月庚戌朔

扈政王命臨鞏總兵范蘇防禦敵賊時河西鄉兵魯李祖三姓
皆降于蘇

清陝西總督孟喬芳請防漢中先是賀珍与党守遠郭某等共

取漢中珍遂功第一珍鎮漢中党与郭附之及喬芳調珍于邠州珍不肯行遂以党郭行党郭怨珍欲殺之珍先收党郭斬之喬芳慮珍必变故有是請

清是月督師閣部王應熊卒于畢節衛其族子更律以其兵降于

以川東道馬乾為四川巡撫

時敵賊在成都而曾英據重慶朱化龍據茂州楊展據永寧曹勲軍大渡河所趙雲貴降于清軍龍安其餘小者亦聚眾誅偽官而清兵已至漢中敵賊憤甚大殺蜀人首殺紳衿衛所官次殺僧道以及匠醫令州縣解至成都殺之投尸于南門外大

橋下

唐王立于福州改元隆武是為文思皇帝尊弘光帝為聖安皇帝

八月甲戌朔戊子敵賊稱帝國號大西建元大順立妻劉氏為后劉氏蘄荆王元妃也孫可望等封偽爵

靖江王聿錫自稱監國于廣西改元紹武

九月己酉朔

辛亥闖賊遺党李錦表宗第劉體純高一功等共破清兵于荆州之新城擒清將郝某并副將十人獲馬騾二千遂破荆門當陽監利松滋枝江公安石首等縣奉自成之弟遇肩為主

孟喬芳以趙崇貴守白水閔崇貴龍安副將也以兵七千降于喬芳命守是閔擊破敵賊之衆擒斬賊將十五人斬一千七百餘級

十月己卯朔神宗子桂王常瀛第五子永明王由棖即位于肇慶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

十一月己酉朔

是月楊展大破賊將梁一訓時集于納溪溺死無算

賊初執綿州舉人郝孟旋以為上川南道孟旋佯為賊盡力募兵曹勳范文光屯兵小閣孟旋欲通之未得雅州諸生程翔鳳與孟旋有舊招以書與之盟遂殺賊之在雅州者反正稱匡正

營安慰雅人以雅州事付范文光曹勳行營兵久困大掠雅州街市一空孟旋以其兵擊邛州賊不克取光溪孟旋復為人所謀殺

初巡撫王京報官邯鄲殷承祚為敵賊所獲以為將令募兵于順慶承祚與部曲譙應瑞馮開餘謀反正報王應熊云俟賊馬元利去即行之敵賊召元利往潼川而元利以三人行承祚陰遣應瑞開餘還賊疑之殺承祚二人至順慶即殺餘賊歸朝廷稱中興軍

敵賊在成都已無百姓在外之賊聚于潼川州日唯殺人殺民已殺其營之川兵殺川兵已殺其營之楚兵殺楚兵已殺陝西

同起亂之兵

獻賊詐稱開科令州縣起送舉人貢生諸生共一萬七千餘人聚之于玉局觀以兵守之其中有逃去者乃移入于城中大慈寺

十二月己卯朔

十五文廟自災獻賊曰聖人不欲吾殺其徒耶汪兆麟曰是蜀之文運盡也乃令兵以照牌點名出殺之于府城東門外江中時唯城中未屠其屠也川西最甚川北次之川東川南所過者屠他未盡屠也

是月清兵破廣州永曆帝幸桂州

丁酉賀珍克鳳翔珍副將武大定石國璽同時並起擊傷清守道常道立



十五

